



戰 爭

雷 恩 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現代文學譯叢

戰 爭

德 國 雷 恩 著
馬 炯 南 伊 風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戰 爭

著 者 雷 恩
譯 者 馬 燭 南 伊 風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109 字數. 288 000
開本. 762×1067 1/25 印張. 16 $\frac{3}{4}$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8 000 冊
1—8 000
定價 一元四角八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閘北河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田東中路一二八號

三和印刷廠裝版製版

大華印刷廠印刷

上海山陰北路五八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LUDWIG RENN

W A R

Martin Seeker Ltd.

1929, London

內容提要

戰爭是民主德國的名作家路德維希·雷恩的重要著作，也是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少數幾本著名小說之一。書中集中地描寫了幾次重要的戰役，以許多生動具體的事實暴露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殘酷，詳盡地剖述了士兵的悲慘生活和厭戰心理，向那些發動戰爭的帝國主義者提出了強有力的控訴，分析了帝國主義戰爭必然失敗的道理。本書不僅以生動的、形象化的形式把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展現在我們面前，也使我們在同憶戰爭的慘痛教訓的同時，進一步領會到和平的可貴，從而為反對戰爭，捍衛世界持久和平而貢獻出我們的力量。

前記

路德維希·雷恩是當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名作家。他的真名字叫做阿諾德·弗里德里希·維埃斯·豐·高爾森諾，一八八九年生於德萊斯頓，是個貴族世家的子弟。一九一一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親身經歷了這次殘酷的帝國主義戰爭，他的人生觀逐漸有了變化，戰後便加入了德國共產黨。戰爭這部名著就是從他親自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現實生活中吸取素材寫出來的。

雷恩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戰爭。文筆的簡練和風格的清新固然是這部作品的優點，但它之所以會成爲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極少數幾本作品之一，還在於尖銳地揭露了戰爭的罪惡，爲廣大愛好和平的人民對那些發動戰爭的帝國主義者提出了強有力的控訴。全書以第一人稱描寫，通過一個排長的戎馬生涯，集中地描寫了幾次重要的戰役，有聲有色地刻劃了士兵們朝不保夕的戰壕生活，分析了他們的思家和厭戰的心理，揭穿了這些反動軍隊的腐朽本質，指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失敗。書中的一聲槍、一聲炮、一聲馬蹄、一次夜襲、一次行軍，都寫得極其生動，烘托出了整個的戰爭氣氛，使我們宛如身歷其境地讀了一部活生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所以有人說，戰爭這部書的出版，使得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顯得大爲遜色，這話決不是偶然的。

關於作者以後的著作和他的寫作活動，大致是這樣的：一九三〇年出版了戰後(After War)，描寫魏瑪公國(Weimar Republic)的政治鬥爭，一九三二年出版遊蘇記行(Russland fahrt)，記述他

自己到蘇聯去的旅行以及他對蘇聯的印象。希特勒匪徒登台執政以後，雷恩曾經受了幾年的監禁，於一九三六年流亡到瑞士，在那裏寫了一本不戰而死（Death Without Battle），於一九三七年出版。

雷恩曾參加西班牙內戰，起了重要的作用。戰爭結束後，他住到法國去，在那裏寫了戰爭對社會的關係等著作，後來又在墨西哥住了一個時期，寫出了寶貴的自傳體小說落魄（Unengang）。

雷恩現在住在他的祖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祖國的文化戰線上作着重要的貢獻，並於一九五四年六月與民主德國的另一位作家布多·烏塞，根據中德文化協定應邀來我國訪問，而且到過上海。

關於作者的生平，我們能夠介紹的只有這麼多。我們今天所以要把戰爭這部著作推薦給廣大讀者，主要的動機是：希望愛好和平的人民進一步認識戰爭的殘酷，拿出更大的力量來為保衛世界和平而鬥爭，同時也可以藉此認識到：帝國主義如果胆敢發動戰爭，他們便只有死亡。我們這個譯本的完成過程是：先行分工翻譯，再請了另一位同志審訂，最後交出版社審校。我們能力有限，經驗缺乏，疏漏或錯誤之處恐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指正。

譯者

一九五五，九，十四。

現代文學譯叢

- 滿天紅 [意大利]倍爾安著
- 西伯利亞戍地 [匈牙利]馬可維茲著
- 被剝奪了的童年 [葡萄牙]彼列拉·高梅斯著
- 斯考茲勃羅案件 [美國]貝特遜 康萊德著
- 在和平的海岸上 [蘇聯]蒙那斯蒂廖夫等著
- 西 蒙 [德國]里昂·佛希特萬格著
- 死者青春長在 [德國]安娜·西格斯著
- 太陽照耀着自由蒙古 [蒙古]代·蔡拜格密德等著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進

軍

待發

下動員令的那天，我是一個下士。我不能夠親自去辭別母親，因此就寫了一封信向她告別。開拔的那天，我接到她的回信：

親愛的孩子，——你得誠實些，拿出丈夫氣概來，這就是我對你的臨別贈言。我們這兒就要忙不開了。你弟弟也已應徵入伍，往後我們兩個女人家得自己當家度日了。孫兒們還頂不了什麼事。隨信附寄短統暖襪一雙。祝你一路平安！

母字

我把信夾進筆記簿，便到軍用飲食店去再買一些信紙。人們在通道上跑來跑去。飲食店的櫃台前，前面站滿了人。

『喂，路德維希！』賽齊把一杯金酒舉到我面前，呲牙咧嘴地笑着說：『爲第一個俄羅斯人乾杯。』

我跟賽齊碰了碰杯。

那個綽號『珍珠』的馬克司·杜姆司正坐在桌子上，晃動着兩條腿。他對我們笑咪咪地一個個望了望。

背後，一個矮矮胖胖，滿面鬚髭的下士，正在大發議論：『狗崽子們！讓他們瞧瞧德國槍炮的厲害。』他談吐之間顯得很傲慢。『我曉得那些人。我在巴黎待了三年，可沒有白待。他們只要一看見德國民兵，逃都來不及。』

我買好信紙，便走了出來。

『珍珠』跟在我後面跑。我連瞟也不瞟他一眼。

『不高興嗎？』他問。

『當然高興，』我冷冷地回答。

『那末，幹嗎不跟大家一塊兒待一會兒？』

『那種話可叫我聽得受不了。』

他沒有說什麼。可是我看出他確實有什麼話要跟我說似的。

等到我們倆走進了宿舍，我便在一張小凳子上坐下，問他說：『唔，怎麼回事呀？』

他坐在一張桌子上，帶着一種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他顯然沒有把我這句問話當作一個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你害怕戰爭嗎？』我問。

『嘿，別人還全都那麼高興呢。』

我思索了一下。他現在所煩惱的，無非是爲了要參加戰爭，怕犧牲生命。

『路德維希！』

我嚇了一跳。他從來也沒有叫過我路德維希。

『我沒有父親，』聽他這句話，好像要開始向我傾訴身世了。叫我怎麼才好呢？握住他的手嗎？可是這位珍珠並沒有流露出半點兒感傷的意味。

『喂，瑪克司，你總算還有個兄弟呢。』我不免覺得難爲情。

他極其沉靜地凝視着我。他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不過，他平時對最簡單的事情也弄不明白。他並沒有顯出得意的神情。他甚至回答也不回答一聲，管自整理着他自己的東西。我把重甸甸的行軍袋揹上了肩膀。我也不指望他再說什麼話了。幾個士兵匆匆忙忙地跑了進來。我又到廁所裏去了一次，然後下樓去排隊集合。我只覺得我自己的一雙眼睛在任意地東看西看，心裏却管自在沉思默想。我的兩條腿不斷地往前移，雖然行軍袋是沉重的，我可滿不在乎。

火車旅程

我們走進了營房。在我們後邊，貨車正在上軌。法賓中尉一路高高興興地走來。他那寬闊的肩膀上揹着一隻漆成黑色的小軍糧袋，那袋子就像小學生用的書包。他站定了位置，說道：『我跟你用不着客套。我們正好比是一個大家庭。謝天謝地，我們的大家庭裏還有一顆「珍珠」呢。』

我們都笑了。這倒好極了，我想，後備兵一上來就能看出我們的中尉是個什麼樣的人物。雖然大家都把珍珠當作一個白癡，可是差不多每個人都喜愛他。

『第三連立正！各排向右轉！跑步！立——停！全連跑步！』軍樂演奏起來了。鼓聲咚咚，在營房的牆壁之間引起回響。我在第一排。營房門前的一大羣人爲我們讓路開道。

『愛彌爾，祝你幸運！』有人叫道。

『烏啦！』幾個孩子尖聲尖氣地叫着。

『又跟一八七〇年一樣啦。』我聽見有人低聲說，接着便看到一位老先生，他那一雙灰色的眼睛很是親切。『當年我也是這樣開拔的。』他對我說。當時我正走過他身邊，同時還看到別的幾張臉孔。

有人把一束康納馨花擲在我胸上，我一手接住，又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只見一個姑娘站在街邊，戴了一頂闊邊帽，在對着我笑。

戴着大帽子的女人們撐起了色彩鮮艷的陽傘。我突然在右面的人羣中看見了我的叔叔。他舉起帽子揮舞，並且對我笑着。我不知道怎樣去回答他的盛意，覺得很窘。可是我很高興。碰，碰，碰，碰，碰，碰，兒在鐵路橋樑下面敲響，一會兒，又碰碰碰響了起來。

我們走進了車站，放下行李，等候火車。幾個拎着花籃的女人正在走來走去，分發麵包捲和巧克力糖。

火車漸漸地開進站來，它拖着貨車，滑動門上裝飾着一些樺樹條兒。有一節三等車，是專供長官們乘的。車廂壁上塗着粉筆圖畫，並且題着字，還畫了些戴法國帽的頭大身小的人像。

空前絕後的機會！

免費旅行！

只消幾顆子彈！

直搗巴黎！

一聲令下。

『第三連歸隊！收拾行李和槍枝！上車！』

人們湧向車門，以便搶先上車，搶到好的座位。貨車裏的座位都是些沒有靠背的長凳。我不慌不忙。幾個中尉沿着月台跑過來。有人在車廂裏嚷着些什麼。火車頭噴着一團團的黑煙，慢吞吞地、吃力地在軌道上駛過來。又有人叫嚷了。這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不是珍珠在朝着我嚷嗎？他從貨車裏探出頭來說：『我已替你找到了一個座位。』他說完便縮回身子，和車廂裏一個人爭吵了起來。原來每逢他探出身來喊我，車廂裏的人就想趁機搶那個座位。

『喂，你幾時才能坐進來呀？』中尉叫道。

珍珠已經替我在車廂右邊留下了一個座位。我可以在那兒倚壁而坐，却不能瀏覽外面的風景。車站裏大聲發佈着各種各樣的命令。汽笛一鳴，火車慢慢地駛出去了。上哪兒去呢？有人說到俄國去。俄國是怎樣一個國家？這兒陽光普照。至於俄國，我只能把它想像成一片灰暗的沙漠。『車子正往西開，』有人從開着的滑動門裏叫嚷着，『車子剛剛轉了一條軌道啦，是到巴黎去呀！』

『烏啦！烏啦！』車外的孩子尖聲叫嚷着。

在車輪的有節奏的隆隆聲中，他們在門旁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不大一會工夫，大家都唱起來了。隔壁車廂裏的人正在憂鬱地慢慢唱着：

瑪麗，瑪麗，我的名字叫瑪麗。

連隊裏也沒有把我名字重新起，

公主的富貴我也不稀罕。

她哪裏抵得上我快樂似神仙？

『烏啦！』孩子們又叫了起來，我們又唱起一支歌來酬答他們。陽光把那些站在門旁的人的臉照得通紅。我看見賽齊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笑着，顯得滿懷高興，原來馬上就要有什麼好消息傳來了。

一會兒，天色黑下來。車廂裏，由於太陽整天都在它頂上晒，所以依舊很熱。火車開得更慢了，終於停了下來。

一綫亮光投射在車廂壁上。

『排隊領口糧！』

大夥兒伸伸懶腰，醒過來，站了起來，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食罐和湯匙。一支支手電筒閃亮起來，亮得耀眼。

我們爭先恐後地爬過了長凳，走出車廂，被領到一所大木棚裏去。那裏放着一張張新砍下來的木材做成的桌子，桌上都放着碳精燈。女人們正在櫃台裏面分配牛肉和油包子。一位穿着上校制服的老人，正在走來走去，他那一頭白髮，從他那破破爛爛的帽子下面披垂到肩帶上。

接着是繼續行軍。車輪有節奏地響着。一陣涼風吹進車門。珍珠把整個身體都靠在我身上，最後，他的頭也倒在我的膝上了。這麼一來，他差點兒驚醒了過來，不過，他立刻又靠到我身上來

了。我還沒有睡，也並沒有想心事，但總覺得不大舒適。

我給吵醒了。有人在背後推我。『請讓我走過去，我小便急了。』

我把珍珠向我身邊一拉。他並沒有醒。那個士兵非得把人們接二連三地吵醒不可。等他走回來的時候，這些給吵醒的人大多數又睡着了，但又得給吵醒。天又黑又冷。四周是一片煩悶。

我又醒了。這是黎明時分。珍珠還睡着。他顯出一副骯髒而可憐的樣子。有幾個人正在伸拳舒腿，打着呵欠。

雖然太陽已經升起，天氣却更冷了。珍珠醒了，睡意矍矍地對着我笑。

『我餓了，』他說着，便動手去打開長凳下面的行軍袋，不料他的頭却闖到前面那個人身上去了。

『讓別人睡會兒，行嗎？』那人咆哮道，接着就醒了過來，也吃起東西來了。車停了。

『排隊領咖啡！』

『好了，我們總算又能够溜溜腿了。』

我們走了出去，舒展舒展身子，四下跑跑。我們的隨軍廚車在一輛空貨車上冒着大股的水蒸氣。穿着大衣的炊事員們正在把咖啡舀到鐵罐裏去。

我們又上了車。有時我看見房子和樹木在車外飛過。我想站起來。可是四面八方都堆滿了行李，根本沒有插足的餘地。

車外，什麼地方有孩子們在喊着『烏啦』。我們唱起歌來。有些人把膝蓋拼攏來當桌子，玩起牌來了。

薄暮降臨了，接着是黑夜。長凳越坐越顯得硬，我斜靠在壁上，直靠得腰痠背痛。

『那是萊茵河！』

我們都湧到門口去看。我稍微試了一下，便不想跑過去了。隔壁車廂裏的人已在唱着守望着萊茵河這一支歌。我能有機會看到一次戰爭，難道還不幸運嗎？反正戰爭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虛度青春而沒有經歷過一次戰爭的人是多麼不幸呀！

我燃起一枝煙捲。長夜漫漫。我斜靠在震動的車廂壁上。想找一個比較舒服的位置。我正想找的時候，珍珠滑跌到前面去了，我小心地拖了他一把，使他重新坐好。我腰痛得醒了好幾次。我的頭好像撞着了什麼東西似的。原來是伏在我膝蓋上的珍珠的腦袋。

第二天早晨，我跟珍珠對掉了一個位置，這樣我就能夠換一個姿勢坐坐。車外，太陽又升起來了。人們在車廂口談論着自己眼前的景物。那兒好像有葡萄園和破壞的古堡。我又睡着了，到中午才完全醒過來。

他們顯得怎樣的蓬頭垢面呀！可是他們倒能自得其樂……

到達某站時，我們吃了一頓中飯。然後再上車。他們在門口說，我們現在正在經過一個樹木茂